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八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八

起昭陽大淵獻盡旃蒙赤奮若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朔以皇后喪御殿不舉樂

庚戌遣官祭陣亡指揮雍桂邱其家 壬子諭刑部尙

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

賕求免御史執之竝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

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有論決

者宜再三詳讞覆奏施行慎毋重傷人命

國史諸書皆系之正月史

稿系之正月庚戌下憲章錄系之戊申今據洪武寶訓在正月壬子從之

乙卯大祀南郊

戊午命魏國公徐達仍鎮北平 壬申北平按察司

言高陽諸縣嘗被水三皇廟分司廨宇圯壞請修治上曰居官宜卹民不可勞民今北方水患方息正當問民疾苦以撫恤之若有修造俟歲豐足爲之未晚遂命停止 二月乙亥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唐祚遂衰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閭閻小人朋比于國中卒召藩鎮之禍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丙申初詔天下

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于京師由翰林院考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一等入國子監二等送中都中者遣還提調教官罰停廩祿用諫官關賢及尙書任昂議也時大學士宋訥兼祭酒凡功臣子弟皆就學及歲貢士常數千人訥爲嚴立學規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夜恒止學舍其後開進士科所取士由太學進者率三之一云 丁酉免鳳陽和州田租 是月大學士吳沈等進精誠錄先是上將享太廟致齋于武英殿召沈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

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卿等其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上賜名精誠錄命沈序之 潁川侯傅友德等遣人送元故官及渠長段世等至京師上賜之衣服以元右丞觀音保爲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又傳諭段世曰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其長子名歸仁授永昌衛鎮撫世賜名歸義授雁門鎮撫改大理路曰大理府置衛設指揮使司時友德等進平蒙化府鄧川州過金沙江又平北勝麗江等府平津等州凡蠻民降者數十萬戶 三月甲辰詔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帥

衆數萬填滇中自此沐氏遂世守雲南云 庚戌上與
侍臣論厯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盛稱周祚之長上
曰周自公劉后稷弈世積德以及文武遂有天下若使
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
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
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
國祚何患不昌 丙寅復鳳陽臨淮二縣民繇賦世世
無所與諭戶部曰鳳陽朕故鄉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
於豐起于沛豐沛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永免鳳陽臨
淮二縣稅糧徭役其榜諭之 壬申罷提刑按察分司

夏四月乙亥上諭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尙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于所好者鮮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故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者也 庚寅上以開濟定詐僞律好爲深文議法巧密論曰竭澤而漁害及鯢鯢焚林而田禍及麇豸巧密之法民何以堪由是浸惡濟 是月故元儒士戴良卒于京師良字叔能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上克婺州徵良爲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諸生上旣旌師良

忽棄官逸去元至正末用薦者言授良江北行省儒學
提舉良見時事不可爲避地吳中依張士誠旣知其將
敗挈家泛海抵登萊欲間行歸庫庫軍道梗寓昌樂數
年洪武六年始南還變姓名隱于四明山上遣人物色
得之以上年徵至京師試以文命居會同館日給大官
膳至是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遂暴卒蓋自我也良
以元之亡不忘故主每形之歌咏間故卒不獲其死同
時被徵之士有王逢者字原吉江陰人元至正中作河
清頌臺臣薦之稱疾辭張士誠據吳其弟士德用逢策
北降于元以拒江南上滅士誠欲辟用之堅卧不起隱

上海之烏涇自稱席帽山人去年以文學徵有司敦迫上道時逢子掖爲通事司令以父年高叩頭泣請乃命吏部符止之又六年始卒元之亡也同時又有丁孝子名鶴年回回人父以世蔭爲武昌達魯噶齊卒于官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鶴年年十八奉母走鎮江母沒鹽酪不入口者五年避地四明時方國珍據浙東最忌色目人鶴年轉徙逃匿爲童子師或寄僧舍賣漿自給及海內大定牒請還武昌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瘞東村廢宅中鶴年慟哭行求母告以夢乃嚙血沁骨斂而葬焉烏斯道爲作丁孝子傳鶴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國順

帝北遁後飲泣賦詩情詞悽惻晚學浮屠法廬居父墓

好學洽聞精詩律楚昭莊二王咸禮敬之最後始卒

陳

三編系元臣之不仕于明者如蔡子英巴延資中皆特書其年月獨九靈山人遺之諸書亦不載證之文苑傳良以十五年召至京師是年四月自裁也王逢之徵亦在十五年今悉据良傳並記席帽山人及丁孝子事

五月乙巳敕天下衛所至冬帥所部赴京師俟較閱

庚申免應天太平鎮江甯國廣德稅糧詔曰五郡爲

興王之地其民助朕居多數免其稅所以酬其勞也有

司有侵漁者必寘之法是月滇南品甸土酋杜惠來

朝授爲千夫長詔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

龍督兵至品甸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人民

陳

旬据明史土司傳在是年紀事本末系之五月今從之
惟品旬誤作尋旬盖品旬乃雲南大理府所屬尋甸則
軍民府也今始定文官封贈蔭敘之典禮部尙書任
從土司傳

昂奏也時有廣東都指揮狄崇王臻以妾爲繼室乞封
下廷議昂持不可從之乃命昂及翰林院定嫡妾封贈
例因詔偕吏部定文官封贈例十一蔭敘例五頒示中
外竝著爲令 六月辛卯免畿內十二州縣養馬戶田
租一年滁州免二年免畿內及養馬戶田租三編
月庚申一六月辛卯史稿同三編
盖牽連記之今分書五六月下 戊戌大學士吳沈
進講周書國罔有立政用愷人諭曰國家不可有小人
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

必去少正卯沈對曰所謂去邪勿疑也

攷墨續文獻通考在是年八月

洪武寶訓作六月戊戌今從之

先是雲南姚安土官自久作亂詔傅

友德以班師時留兵討之是月友德遣兵次九十九莊

自久遁去踰年復寇品甸沐英奏請以土官高保爲姚

安府同知高惠爲姚安州同知從英討自久平之秋

七月庚戌上諭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於勤

儉其敗未有不由于奢侈前代得失可爲明鑑後世昏

庸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深可慨嘆大

氏處心清淨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

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朕每一念及

未嘗不惕然于心

國朝諸書不載此
據洪武寶訓增

辛亥分遣監察

御史錄囚于諸道

壬子遣官祭媯皇陵于趙城是

月東閣大學士吳沈以進講後期降翰林院侍書尋改

國子博士以老歸沈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宋濂

王禕之論祀典皆未之及也其後更定大禮改稱至聖

先師實自沈發之云 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甲戌

詔曰比者政事苟且上下相蒙闔郡連歲不聞有所激

勸具云吏稱民安其令御史按察司巡行訪察之

國朝憲章

錄系之八月下今
據史稿作甲戌

九月甲辰詔曰頻歲豐稔民多貧

困其咎安在豈徭役之重及吏民因緣爲奸耶有司宜

思所以振救之法令煩苛者罪不宥 江西龍泉永新

山民作亂煽聚徒黨號稱順天王都指揮戴宗帥兵捕

之不克癸亥上命申國公鄧鎮爲征南將軍

攷異據本紀鎮爲征

南將軍而本傳及潛菴史稿皆書征南副將軍證之薛氏憲章錄九月命申國公鄧鎮爲征南將軍臨江侯陳

鏞濟甯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是副將軍者乃鏞與敬非鎮也今仍據本紀書之

臨江侯陳鏞

濟甯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討平之鎮愈之子改封申

國鏞德之子敬時之子也鎮所部兵不戢時泰和蕭執

以親老告歸親沒廬墓詣鎮責之鎮爲之謝禁止侵掠

邑人以安執以洪武四年鄉舉爲國子學錄嘗以夏至

北郊與宋濂陶凱等齋宮奉詔賦山旆花上獨喜執作

徧示諸臣寵眷遂傾一時時上留意文學往往親試廷臣執與陳觀知遇尤異觀以訓導入覲試王猛捫蝨論立擢陝西叅政在陝以廉謹稱或問陝產金何狀觀大驚曰吾備位藩寮何金之問其卒也妻子幾無以自存而執是時亦以純孝爲一鄉之望故二人雖以文學結主知實皆篤行君子也

陝興蕭執責鎮不能戢兵事見趙叔傳執泰和人時盧墓在家

龍泉泰和皆連界之地故有責鎮之事今據書之

冬十月丁丑召魏國公徐

達還 甲申免霸州東安魚課 壬辰太白晝見至乙

未凡四日 己亥安陸侯吳復卒于普定復以總兵從傅友德等勦補諸蠻遂由關索嶺開筭道取廣西是年

克墨定苗至吉刺堡築安莊新城平七百房諸寨斬獲
萬計轉餉盤江至是以金劄發卒追封黔國公加祿五
百石予世券賜謚威毅復臨陳奮發衝犯矢石體無完
膚平居恂恂口不言征伐事在普定買妾楊氏年十七
復死視歛畢沐浴更衣自經死封貞烈淑人子傑嗣

十一月上手書滁陽王郭子興事命太常司丞張來儀
撰碑文勒之石來儀名羽以字行從父宦江浙兵阻不
獲歸與友徐蕢卜居吳興領元鄉薦爲安定書院山長
再徙于吳洪武四年徵至京師應對不稱旨放還再徵
授是職上素重其文故有是命尋坐事竄嶺南未半道

召還羽自知不免投龍江死

禮部尙書任昂請更定

冕服之制及朝參坐次又奏毀天下淫祠正祀典稱號
蜀祀秦守李冰附以漢守文翁宋守張詠密縣祀太傅
卓茂鈞州祀丞相黃霸彭澤祀丞相狄仁傑皆遺愛在
民李龍遷祀于隆州謝夷甫祀于福州皆爲民捍患吳
丞相陸遜以勞定國宜祀于吳以子抗從子凱配元總
管李黼立祀江州元帥余闕立廟安慶皆以死勤事從
闕守皖全家殉義者有萬戶李宗可宜配享闕廟皆報
可尋詔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復令制大成樂器分
頒學宮是時以八事考課外吏及次第雲南功賞事不

隸禮部者上皆令昂主其議 十二月癸未江西參議
胡昱請設衛禦盜上曰民之爲盜由無良吏撫綏之豈
在兵耶不許 甲午刑部尙書開濟坐罪誅濟治獄囚
令郎中仇衍開脫死罪爲獄官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
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斃之時鄞人陶屋仲以國子生擢
監察御史首發濟仇法狀且言濟奏事時置奏劄懷中
或隱而不言覘伺上意務爲兩端奸狡莫測役甥女爲
婢妹早寡逐其姑而畧其家上怒遂下濟獄竝希哲衍
等皆棄市濟慧敏有才辯初以安然薦召試刑部凡國
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皆綜核有條理品式可

爲世守上甚信任之浸兼預它部事謗議滋起上又見其用法深刻益疑之遂及于禍屋仲自劾濟後直聲震

天下

陶淵明在十二月本傳年表同紀事本末系之十月据其事發之月也濟爲陶屋仲所劾今据明

史濟傳增入

是月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坐弟仲實爲三

河知縣薦舉不實詞連伯宗降檢討伯宗爲人溫厚然

內剛不苟姸阿故屢躋踰年卒于官 是歲西洋國有

須文達那者始入貢其國在占城之南滿刺加之西蓋

卽蘇門答刺譯音之異云其年之夏倭寇浙東又寇金

鄉平陽

十七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戊申命魏國公徐達

填北平 壬戌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沿海諸城防倭

興預

据明史本紀書湯和防倭于十七年之正月又書和征思州蠻于十八年之四月是和奉防倭之命不久即還也若其至浙築衛設城之事乃十九年征蠻班師之後以二十年春至浙其年十一月還据明史本傳及方正學東甌神道碑皆不著十七年防倭事疑是時奉詔未行抑或去而即還無事可書蓋其設衛築城一切處分皆在二十年 是月孔子五十七代孫訥服闋來朝詔也今分書之

襲封衍聖公訥希學子也上命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國子學學官帥諸生二千餘人迎于成賢街自是每歲入覲給符乘傳時罷丞相官遂定制以衍聖公班列文臣之首 更定都察院官制以詹徽爲左都御史初監察都御史之秩止于七品上以臺官職掌風紀品秩太

輕乃設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僉都御史各二人正五品未幾又陞都御史正二品副都御史三品僉都御史四品其十二道監察御史亦陞爲正七品自此臺職與部權竝重七卿之名遂爲一代定制 以余燠爲吏部尙書劉達刑部尙書 二月詔吏部凡文武憂制稽其在職一年廉勤無過者照品給半祿終制三年厯考無過者給全祿終制著爲令 三月戊戌朔頒科舉取士式仍定以子午卯酉鄉試辰戌丑未會試鄉試中式者各布政使司送禮部會試會試中式者赴殿試賜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定制鄉會試各三場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沈傳詩主朱子集傳皆兼古注疏春秋主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二場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三場試經史策五其應試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生員及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預焉惟罷閒官吏及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均不准入試試士官定制主試二員同考試官四員皆于儒官儒士中訪明經公正之士先期幣聘在內由應天府在外由各布政司主之 曹國公李文忠卒文忠器量沈宏人莫能測其

際臨陣踴厲風發遇大敵益壯頗好問學常師事范祖
幹胡翰通曉經義爲詩歌雄駿可觀釋兵家居恂恂若
儒者上雅愛重之嘗勸上少誅僂又諫征日本及言宦
者過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以是積忤旨不免譴責
去年冬得疾上親臨視使淮安侯華中護醫藥至是卒

上親製文祭之追封岐陽王賜謚武靖中以護醫藥失
謹坐貶死雲龍子也

致墨文忠之卒弇州史乘攷誤引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人門下上

聞而弗善也一日謂上內臣太多宜少裁省上大怒謂
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其門客教之因盡殺其客文
忠驚悸得疾暴卒上發悲怒殺諸醫及文忠侍者百人
此似屬不根之詞及考其嗣公景隆詰頗有咎文忠語
未云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似切責及殺
門客之事有之史蓋曲爲諱也掘此則文忠之死或出

自裁或服毒死實錄蓋諱之耳今據正史附識于此

一壬子蠲常德被水田租

甲子大赦天下

丙寅詔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公

署于太平門外

是月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

玉班師還京師友德征滇上前後下璽書數十懸斷萬

里外委曲皆中友德奉行不敢失因土俗定租賦興學

校廣屯田遠邇悅服威望益隆

夏四月壬午諭平滇

功進傅友德潁國公列侯藍玉仇成王弼竝益祿五百

石尋世券封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

翼鶴慶侯是日大賚從征將士

庚寅諭兵部移文有

司凡征南將士死者悉收其遺骸具棺葬之

是月增

築國子學舍 上語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故言

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

于愛惟不惑于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諛

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遠矣鐸對曰聽言之難自古爲

然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攷異据憲章錄系之是月證之洪武實訓則是月己丑也今系

是月

五月甲寅詔恤海運溺死軍士家

丙寅涼州

衛指揮使宋晟討西番叛酋至額齊訥路禽元海道千

戶額森特穆爾

舊作也先帖木兒

及吳國公等俘獲萬八千人

送酋長京師簡其精銳千人補卒伍餘悉放遣詔進晟

右軍都督僉事仍鎮涼州額森特穆爾之叛也涼州衛

百戶劉林力戰死邊人壯之名其所居寶融臺爲劉林

臺

張異據明史本紀晨討西番于額齊訥路證之本傳

禽額森特穆爾送京師蓋額森始降而後叛也又攷

漢英傳劉林戍涼州值額森叛林力戰死之正平涼州前事也今據英傳增入

六月庚午上

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禮樂爲先或言有禮樂不

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徒務

刑政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故禮樂者治民之

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藥石也 秋七月戊戌禁內官預

外事竝敕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上謂侍臣曰前

代人君多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伺動靜夤緣爲奸假

竊威權以亂國家後雖知而去之勢不得行反受其禍

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鑒也朕所以嚴爲之禁者欲見危于未形制治于未亂耳 癸丑詔百官迎養父母者官給舟車 丁巳免畿內今年田租之半 庚申錄囚 壬戌盱眙人獻天書命斬之 乙丑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來朝 八月丙寅河決開封東月堤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千里又決杞縣入巴河遣官塞之竝蠲被災租稅尋又詔蠲河南諸省逋賦 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元所授宣慰司印詔賜倫發朝服冠帶及鈔定遣使還初大兵下金齒平緬壤地相接土酋思倫發懼遂請降因置平緬宣慰使司以倫發爲

之至是來貢復改爲平緬軍民宣慰使司平緬去西南
夷稍遠前代未嘗通中國元時始招諭竝及平緬連界
之麓川因分置兩路各統所部時上以倫發先來朝貢
遂命兼統麓川之地然倫發以懾于兵威不久尋叛

乙亥孝慈皇后神主祔太廟 九月己酉諸王之國

冬十月丙寅朔冊李氏爲淑妃攝六宮事妃壽州人未
幾卒更冊郭氏爲淑妃妃甯王之母英興其兄弟也

丁卯復遼東海運 河南大水又同時漳河東決河南

之臨漳經真定河間一帶趨天津入海故北平亦大水

丙子分遣駙馬都尉李祺等往振之

攷異據本紀是月
河南北平大水證

之河渠志是時漳水東決河南之臨漳由真定

乙酉

河間一帶起天津故北平亦大水也令增入
景川侯曹震上言四川至建昌驛道經大渡河往來者
多死于瘴厲詢之父老自眉州峩眉至建昌有古驛道
平易無瘴毒已令軍民修治請以瀘州至建昌驛馬移
置峩眉新驛從之震又請以貴州四川二都司所易番
馬分給陝西河南將士亦報可 丙戌以趙瑁爲禮部
尚書以任昂告歸代之也 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
人爲監察御史 閏月庚子選儒士五十人試各道監
察御史 癸丑詔天下布政按察使所上刑名其間人
命重獄具奏者由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後奏

決著爲令初上命刑部議定罪名入奏旣奏錄所下旨
送四輔官諫院給事中覆覈無異然后覆奏行之有疑
獄則四輔官封駁踰年罷四輔乃命議獄者一歸于部
院寺謂之三法司是時三法司改建署成命之曰貫城
下勅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
平官無邪私故獄無囚人貫內空中有星或數枚者卽
刑繁官非其人有星而明爲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
置法司其各慎乃事法天道行之令貫索中虛度不負
朕肇建之意 是月召魏國公徐達還 欽天監漏刻
博士元統上言厯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

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況授時以至元辛巳爲厯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七十年而差一度之大約計之每歲應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今以洪武甲子冬至爲大統厯元而七政運行有遲速逆順伏見之不齊其理深奧未易推演聞有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宜徵令推算以成一代之制報可尋擢統爲監令統乃取授時厯去其歲實消長之說析其條例得四卷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厯元命曰大統厯法通軌時上又命纂天文分野書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縣凡郡縣下又詳載古今建置沿革

之由通爲二十卷書成頒賜秦晉諸王其大畧謂晉天

文志分野始角亢唐始女虛危然古言天者皆由斗牛

以紀星故始斗牛命曰星紀攷異明史本紀不載據潛菴史稿典彙皆在是月又

證之厯志元統上書論厯卽是時始造觀星盤永城

侯薛顯母卒工部請給棺上曰賜乃朝廷之恩豈可請

邪自今公侯夫人賜棺非奉特旨不許奏請著爲令

十一月庚午上諭禮部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有言邊境

不必建學者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

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

約故男遵禮義女尙貞信管甯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

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塞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造就其才它日亦可資用是月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不入于昏君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毋患得患失也

十二月壬子蠲雲南逋賦是月翰林院待詔朱善上疏論昏姻律曰民間姑舅及兩姨子女法不得爲婚仇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旣昏復離甚至兒女成行有司逼奪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昏者有禁蓋謂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爲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

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嫌成周時王朝相與爲昏者
不過齊宋陳杞故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
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晉王謝唐崔
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溫嶠以舅子妻姑
女呂榮公夫人張氏卽其母申國夫人姊女古人如此
甚多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從之明年拜善文淵閣大學
士尋主會試嘗講家人卦心箴上善之政異事見明史本傳系之十八
年拜大學士前蓋其爲待詔時所奏也三編系之是年十二月今從之至善以明年三月拜大學士薛氏憲章
錄十七十八兩年複記誤蓋是歲徵婺源汪獻泰和
十七年尙在待詔任中也蕭岐皆授官獻以胡大海克休甯與其弟同帥衆歸附

後同爲張士誠所殺上授獻爲安慶稅令未幾徵參贊
川蜀軍事以疾辭去至是復徵召見命講西伯戡黎篇
授左春坊左司直常命續薰風自南來詩及它應制皆
稱旨請春夏停決死罪體天地生物之仁從之敦實閒
靜不妄言笑及進講遇事輒言上嘗以善人呼之踰年
疾作請假歸岐幼孤事祖父母以孝聞有司屢舉不赴
至是復以賢良徵強起之上卞便書大意謂上刑罰過
中訐告風熾請禁止實封以杜誣罔依律科讞以信詔
令凡萬餘言召見授潭王府長史力辭忤旨謫雲南楚
雄訓導岐卽日行遣騎追還歲餘改授陝西平涼再歲

致仕嘗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韵賦引律令爲之解
合爲一集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合二
書使觀者有所省也當是時上治尙剛嚴中外凜凜奉
法救過不給而岐所上書過切直雖不爲忤亦終不用
云取異事見明史本傳獻以洪武十七年召見命講西
伯戡黎篇岐以十七年舉賢良上十便書皆見傳中
今系之是初鈔法旣行天下稅糧令民以銀鈔錢絹
年之末

代輸定其所折之直其願入粟者聽之是年詔雲南以
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于是謂米麥爲本色而
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折色之名始此

十八年春正月甲子擢太原同知溫祥卿爲兵部尙書

山東布政徐鐸戶部尙書廣東布政徐本工部尙書

辛未大祀南郊 癸酉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來朝

覲者凡四千一百餘人詔吏部考其殿最分爲五等稱
職者陞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闕茸者免爲民貪汙
者送法司罪之 是月以通政使茹瑄薦召茶陵劉三
吾至年七十三矣奏對稱旨授左贊善累遷翰林學士
時天下初平典章闕畧上銳意制作宿儒凋謝得三吾
晚悅之一切禮制及御製敕修等書多令總其事或爲
之序初上復孟子配享而終以草芥寇讐及君爲輕貴
戚易位等語爲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者所藉口乃詔三

昔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者皆刪之書成有連

江孫芝者上書詆三吾爲佞臣云

攷異明史錢唐傳但言命儒臣修孟子節

文三吾傳言御製敕修之書皆總其事不及修孟子節文語證之實錄三吾等奉詔修孟子節文于洪武二十七年上之据此則錢唐傳所謂儒臣者卽三吾也孫芝以力詆三吾後遂與錢唐並配享亞聖廟事見全氏鮚埼亭內外集

詳攷證中 二月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雷電雪

雹間作甲辰詔天下臣民極言得失國子祭酒宋訥陳邊事曰今海內乂安惟沙漠尙煩聖慮若窮追遠擊未免勞費陛下爲聖子神孫計不過謹邊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于屯田漢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單于引却陛下宜于諸將中選謀勇數人以東

西五百里爲制立法分屯布列要害遠近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上頗采用之時國子博士陳潛夫亦應詔上書言獎直臣簡師儒厲廉恥審用人四事

上皆嘉納之

政異明史本紀是月甲辰以久陰雨雪雷電詔臣民極言得失三編云雷電雨雪潛菴

史稿云雷電雨電證之五行志有雷兼有雪不書雪者正月之雪非災異也惟久陰之語亦見典彙今參核書之五行志作甲午紀作甲辰据下詔之日也又典彙記陳潛夫宋訥言事皆在是時今竝入之

乙巳

五星竝見

己未魏國公徐達卒達在北平一日上仰

觀天象見太陰犯上將心惡之亟召達還時達患背疽稍愈上遣其長子輝祖護歸至是病篤卒年五十四上爲輟朝臨喪悲悼不已達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

將奉持凜凜而在上前恭謹如不能言善拊循與士卒同甘苦無不感恩願爲將軍効死者以故所向克捷尤嚴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縣百數閭井晏然民不苦兵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論終日雍雍如也上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貨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北平之鎮春出冬還還輒上將印賜休沐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而達愈恭愼上爲治邸第以故吳王府爲之表其第曰大功坊卒後追贈中山王三世皆王爵謚武甯賜葬鍾山之陰上親製神道碑文推爲開

國功臣第一云

攷異中山之卒野史因李仕魯傳中有徐達劉基之見猜幾等于蕭何韓信語

于是有達病疽而痊賜蒸鵝流涕食之而卒之事按仕魯被誅在洪武十六年中山之卒在十八年則所謂見

猜者第指其平日偶因忤旨觸怒之事今据正史書之而刊正野史之誤于此

是月開會試

科取士以大學士朱善國子監典籍聶鉉爲典試官得士黃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鉉試畢上欲留用之乞便

地自養令食廬陵教諭俸終其身三月壬戌朔廷試

賜丁顯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讀卷官初奏一甲

三人花綸練子甯黃子澄也上以花綸年少抑置第三

又抑子澄入三甲擢丁顯第一傳者謂上以夢故用也

子甯對策極言今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

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僂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
任用之道又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區區小故縱
無窮之誅何以爲治言剴切不避忌諱上嘉其忠不易
也子甯新淦人子澄分宜人初翰林院官皆由薦舉未
有以進士入者故四年開科狀元吳伯宗止授員外郎
榜眼探花授主事而已至是詔更定翰林品員設學士
侍讀侍講學士及侍讀侍講又定進士一甲授修撰二
甲以下授編修檢討其秩自學士正五品以下至七品
有差又定進士所授官其在翰林院承勅監中書六科
者曰庶吉士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者仍稱進

士其餘則以其未更吏事欲優待而歷練之俾之觀政
于諸司給以出身祿米以待擢任命之曰觀政進士其
庶吉士及觀政進士之名皆上所自定而翰林遂爲科
目進士清要之階云是科之制則一甲三人俱授翰林始于是科而
至戊辰始改定一甲第一人授修撰二三人授編修也
子澄以是科成進士明貢舉攷列之一甲第三人準以
初制當授修撰而不知子澄實未嘗賜一甲也證之明
史本傳言子澄以洪武十八年會試第一由編修進修
撰則子澄是年所授不過庶吉士踰年授編修直至洪
武二十五年立太孫命侍東宮講讀始授修撰也是科
廷試原定花綸第一子澄次之上擢丁顯第一改
綸第三子澄抑入三申見弇州別集詳攷證中 詔
中外官父母沒任所者有司給舟車歸其喪著爲令
乙亥免畿內今年田租命天下郡縣瘞暴骨 己丑戶

部侍郎郭桓有罪誅初桓以試尙書主戶部坐盜官糧七百餘萬石上疑北平二司官吏李瑄趙全德等與桓爲奸利敕法司拷訊供詞牽引直省官吏繫獄擬罪者數萬人自六部左右侍郎諸司皆不免覈賊所寄借徧天下民中人家大氏皆破一時咸歸謗于朝廷御史余敏丁廷舉等以爲言上乃手詔列桓等罪狀敏等又言桓所妄指皆法司逼令供招遂成冤獄上嘆曰朕詔有司除奸顧復生奸擾吾民邪乃榜桓罪示天下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 是月詔禮部選年紀小秀才將尙書陳氏蔡氏傳及古注疏參考是非定

奪去取編成新書刷板印送各處教習以爲下次科舉之用于是部臣行取博學通經之教官董其事叅攷編類成之夏四月丁酉吏部尙書余煥及國子助教金文徵以罪誅時方開進士科上覈其出自太學者居多以爲祭酒宋訥功賜勅褒美文徵等嫉之構之于煥牒令致仕訥陛辭上驚問大怒以煥專擅威權竝文徵下獄論死尋勅諭訥曰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稂莠稂莠不去嘉穀不生卿勿以是稍貶其節于是訥任職如故煥旣誅改趙瑄爲吏部尙書未幾亦得罪誅

据明史本紀但書余煥以罪誅今据陳氏通紀補金文徵黨構事

己亥太白晝見至

辛丑凡三日 丙辰思州蠻叛上命信國公湯和爲征
虜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副之時楚王禎已就國武昌詔
與和等合兵進討 五月戊子上覽輿地圖侍臣言幅
員之廣古所未有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
難徧正當戒愼元之天下地非不廣也一失其道國祚
隨之可爲殷鑒 六月丙申太白晝見至辛丑凡六日
戊申上諭吏部曰天下府州縣官一歲一朝未免曠
官滋費自今定爲三年一朝布按二司亦然著爲令
辛亥太白復晝見 是月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
儉元默則有之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初自代邸入首拜

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意死長沙欲相竇廣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我爲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人而避私嫌非君人之道也 初上屢却高麗貢輒遣其陪臣請罪乃諭禮部責其五歲違約不貢之物令足之去年高麗王禍遣使貢馬二千匹以代輸金餘皆如約遼東守將唐勝宗爲之請乃許之是年使至上諭禮臣曰高麗屢請不已朕故索積年逋貢以試其誠僞耳非利其貨也今旣聽命宜損其貢數令三年一朝未幾禍又上表請襲封

竝請賜故王謚秋七月甲戌

預異明史本紀作七月甲辰按甲辰在六月七月無

甲辰也今據潛菴史稿作甲戌

詔封王禍爲高麗國王賜故王顯謚曰

恭愍

庚辰五開蠻叛時吳面兒遁後尋寇古州詔湯

和等移師討之

是月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

以事當就逮耆民數十人詣闕訟其撫民有方上特命

釋之時州縣有罷任請留者皆然侍臣以爲言上曰爲

政以得民心爲本故其去也愛而留之若不才方恐其

去之不速豈肯留之卽此可以知其賢否矣 八月庚

戌命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俱備邊

北平 癸丑命大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是月振河南水災 以進士方昇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爲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觀唐太宗用房杜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元宗用楊李則安史作亂蒙塵播遷此可鑒矣 九月戊寅太白經天與熒惑同度又有客星見太微垣犯右執法出端門乙酉入翼彗長丈餘時太白復晝見丁亥又見犯熒惑是月湯和等討平古州蠻禽吳面兒送京師誅之凡俘僇四萬人 以茹太素爲戶部尙書太素自浙江參政請養回里十六年召試刑部郎中居一月遷都察院

僉都御史復降爲翰林院檢討至是擢爲尙書太素抗
直不屈屢瀕于罪上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
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續句曰丹誠圖報國
不避聖心焦上爲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
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卒坐法死 上諭戶部曰人

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業本必先于黜末自什一之塗
開奇巧之伎作于是一農作耒而百家待食一女躬織
而百夫待衣欲民之毋貧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
足衣在于禁華靡宜申令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

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

攷黜論戶部禁棄本逐末紀
事本末系之是年正月今据

洪武實訓
系之九月

冬十月己丑頒大誥于天下初上既定律

令有司遵守而犯法者日多上曰本欲除貪奈何朝殺而夕犯乃令采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誥其目有十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竄中士夫不爲君用罪至抄劄書成頒之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獄囚有能讀大誥者罪減等一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皆賜鈔幣遣還未幾復爲續編三編時上懲元季貪冒徇私滅公故立法務爲嚴峻而于臧吏尤重繩之

故其序首言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
寘之重典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
市以下萬數至寰中士夫不爲君用之科上所特設而
一時有貴溪儒士夏伯啟叔姪斷指不仕蘇州處士姚
潤王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則前代所未有也其
三編稍寬容然所列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
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故文武
臣之善惡皆列其名于誥中自郭桓之獄誅僂益多官
吏皆重足而立矣 庚寅客星犯軍門彗掃天厖癸巳
太白晝見至丙申凡四日又自戊戌至辛丑晝見凡四

日 癸卯召馮勝還 翰林待詔孔希善上言孔氏子孫有以罪輸作者二人上命遣還甲辰又詔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豈禮先賢之意哉其令有司加意詢訪凡聖賢後裔有輸作者皆免之

攷興本紀但書免孟氏子孫輸作于是月證之儒林孔希學傳是年希學奏免孔氏

子孫輸作者二人因並及孟子今增入

是月詔築觀星臺于雞鳴山

以唐鐸爲刑部尙書 十一月甲子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則親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致使百姓流亡朕念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

也 乙亥蠲河南山東北平湖廣田租

致異本紀無湖廣今據三編增

入

十二月丙午詔有司舉孝廉

癸丑麓川平緬宣

慰使思倫發反帥衆十餘萬寇景東景東者南詔之地
元置開南州自王師平滇景東土官俄陶帥衆先歸詔
置景東府以俄陶知府事至是思倫發攻景東之北吉
寨俄陶帥衆禦之爲其所敗都督馮誠往援不克千戶
王昇死之俄陶率其民徙大理 是月以吏科庶吉士
楊靖爲戶部右侍郎給事中秦昇爲戶部試侍郎時任
諸司者率進士及太學生然時有不法者上制大誥舉
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瑞工部侍郎秦達及靖以風厲

之曰此亦進士太學生也能率職以稱朕心安得以資

格限之

戶部侍郎證之春明夢餘錄引江陵集在是年授

十二月按是年十月頒大誥上舉靖以風厲之曰此亦進士太學生也是靖被寵遇正在是時今据之

是歲湯和等討思州蠻蠻衆出沒不常聞大軍至輒逃

匿山谷間退則復出剽掠和等抵其地恐其驚潰乃于

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襍耕作蠻不復疑久之以計禽

其渠魁餘衆悉潰留兵填之思州本思南宣慰使所轄

踰年上仍以田大雅爲思南宣慰使移填鎮遠大雅仁

智子也

陝西本紀書十月討平五開蠻按五開之叛卽吳面兒寇古州事在是年七月庚辰先是四月

思州

叛命湯和討之五開之叛在後詔和便道往討故九月

得吳面兒卽五開也至思州之平當在是年之

冬蓋明年正月和班師是二蠻俱平也惟明史和傳言
平思州俘獲四萬禽其酋以歸則以平五開事誤入之
今據土司傳及方
孝孺東甌神道碑

明通鑑卷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九

起柔兆攝提格盡屠維大荒落凡四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九年春正月辛酉振大名及江浦水災 甲子

大祀南郊 是月湯和等征蠻師還 上與侍臣論治

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所謂

順其情者使之以時用之以道而已若但抑之以威迫

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鰓非其

性也 二月丙申耕藉田 癸丑河南水災詔振之

是月雲南臻洞西浦等蠻叛詔潁國公傅友德帥師討之時方置平越衛改爲軍民指揮使隸四川值衛民麻哈苗楊孟等作亂詔友德移師討平之上坐東閣與侍臣論仁智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奸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與侍臣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遣使勅勞蘇州府常熟知縣成荄奇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荄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三月壬午蠲吳江被水田租是月上諭戶部曰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輕

徭抑末使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毋事聚斂傷國

體致異據憲章錄坐東閣論仁智在二月論治民在三

月證之洪武寶訓一二月已丑一三月戊午今分系

之二月三月不書日夏四月丁亥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俊視

河南災民振卹不及者補給之甲辰詔贖河南饑民

所鬻子女是月擢慈谿知縣秦仲彰爲甯波知府降

知府李仲文爲慈谿縣丞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

法仲彰械仁生至闕下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

據憲章錄及典彙五月戊辰福建妖僧彭玉琳伏誅

玉琳自號彌勒佛祖師作白蓮會新淦縣民楊文等惑

其教謀作亂玉琳自稱晉王建元天定僞置官屬知縣

某率民兵捕獲之械送京師

攷異事見明鑑史稿系之戊辰今據書之

是

月常州知府范好古劾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黷貨無厭上嘉好古能守邦憲以遵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諭禮部遣人賁禮勞之仍令械良送京師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眾謀亂詔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皆曰無有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歸語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土今無故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邪卽具疏聞復令耆老四

十人詣闕訴其誣上命法司論妄告者賜耆老酒食及

道里費遣還孟賢南昌人

攷異城送王良及麗水貢卜事年月皆見憲章錄及典彙

又證之江西通志同今據之

六月辛丑雲南地震

甲辰詔有司

存問高年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

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產者罷給米應

天鳳陽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

下富民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與縣官鈞禮

復其家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歲給米六石士卒戰傷

除其籍賜復三年將校陣亡其子世襲加一秩巖穴之

士以禮聘遣

丁未振青州及鄭州饑

秋七月癸未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京師時禮部郎中鄭居貞言人六十精力衰耗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徵上曰正謂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尙而興穆公不用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概以老而棄之也乃詔定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則于六部及布按二司用之 是月蘇州知府王觀治奸吏至死上遣使齎勅勞之 八月乙酉上與侍臣論宋太宗改封樞庫爲內藏庫上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是它如

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貸于內藏課賦有餘則償之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內藏旣盈乃以牙簽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簽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財利之端及其後世困于兵革三司財用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佐軍需者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又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趣銷六國印事上曰高祖聞一善言轉圜甚速如此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

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爲治亦有可稱上
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
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
漢高也 甲辰命皇太子修泗州盱眙祖陵又詔禮部

製帝后冠冕命太子詣陵寢行葬衣冠祭告禮 九月

庚申西平侯沐英奏言滇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
耕以備邊儲詔英以便宜行之 冬十月詔官軍已亡

子女幼或父母老者皆給全俸著爲令 是月胡惟庸

之黨林賢通倭事始發命族誅之

夜黑事見明史胡惟庸傳

十一

月辛酉日本入貢却之 己卯雲南地震有聲 十二

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是月命宋國公馮勝分兵防邊
發北平山東山西河南民運糧于大甯將征納克楚也
是冬詔王府慶賀在外文武官不得越赴 是歲始
建議防倭先是上以倭數寇沿海郡縣又通胡惟庸事
發乃決計絕之而專意整飭海防時信國公湯和方征
蠻歸上春秋浸高天下無事魏國曹國皆前卒意不欲
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會和以休沐之暇從容爲上
言犬馬齒長願得歸故鄉營骸骨之墟上大悅立賜鈔
治第中都竝爲諸公侯治第旣而倭寇上海上患之顧
謂和曰卿年老強爲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

珍從子也習海事嘗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傳岸近海之民四丁籍一以爲軍戍守之可無煩客兵也上以爲然詔鳴謙從和行

據明史本傳在征蠻班師之後方氏東甌碑同則是年之冬也他書有系之明年正月者蓋據其陛辭至浙牽

連竝記耳今系

之是年之末

二十年春正月癸丑

欽定紀事本末及憲章錄征納克楚在正月壬子蓋是月之朔也明

史本紀書癸丑今從之

上以元故將納克楚擁衆數十萬屯金山

數爲邊患命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爲左右

副將軍帥二十萬衆征之諭勝等曰納克楚詭詐未易

得其虛實爾等且駐師通州先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
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旣克慶州則以全師擣金山
出其不意必成禽矣已復遣前所獲元將鵠喇固舊作乃刺
吾北還以書諭納克楚使降尋以南雄侯趙庸定遠侯
王弼爲左叅將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爲右叅將立
命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皆從行茂
遇春子景隆文忠子也 初上設錦衣衛有罪官民多
不盡由三法司其重者輒令收繫衛中于是有非法凌
虐者上聞之怒命取錦衣衛刑具悉焚之以繫囚仍付
刑部審理 甲子大祀南郊禮成天氣清明侍臣進曰

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敬天以實不以文欲求事
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人任守
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
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所當盡故祀天地非
祈福于已實爲天下蒼生也 二月壬午朔五星俱見

御午門大閱 甲申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

亭關偵知敵騎有屯慶州者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帥

輕騎襲破之斬其平章郭勒

舊作果來

禽其子布喇奇

舊作不蘭

奚獲人馬而還

乙未上親耕藉田

是月湯和至浙

請于浙之東西置衛所防倭上令悉以便宜行之和乃

度浙東西竝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之 初上命儒臣書洪範揭于御座之右朝夕省

覽因自爲注至是成謂學士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原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因命三吾爲之序 三月辛亥馮勝等師出松亭關築大甯寬河會

州富峪四城駐兵大甯

攷異紀事本末作辛未今從明史本紀

夏四月

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至福建練兵築城以防倭寇上旣命湯和至浙乃謂德興曰卿雖老亦當強爲朕行于

是德興度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要害之地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爲兵又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庚寅蠲山東北平河南山西運餉大甯者今年夏稅是月北平布政司請以菽折鹽糧而每斗加五升上不許謂戶部曰以菽代穀者謂其輕可以便民然菽亦穀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拯弊者當採其原不知權變而昧其原不幾于救跛而成痿乎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不悛宜竝論前罪誅之上曰用刑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前罪已宥今復論之則爲不信且罪未至于死而輒欲誅

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命杖而遣之 五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奉詔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又自永甯至大理六十里設一堡皆留兵屯田以備蠻寇已又詔景川侯曹震選四川精兵駐雲南品甸普定侯陳桓靖甯侯葉昇總制滇南諸軍駐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田以俟征討 是月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已者禍福聽之于天彼爲善無福爲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

攷異憲章錄系之是月證之洪武寶訓蓋丁卯

也今系之是月之末

馮勝等謀趨金山留兵五萬守大甯自帥

大軍至遼河東獲納克楚屯卒三百人馬四百餘匹六

月庚子進師駐金山之西臨江侯陳鏞帥所部與大軍

異道相失陷敵死癸卯大軍墜金山先是鼐喇固北還

至松花河納克楚見之驚曰爾尙存乎鼐喇固因諭以

朝廷德意納克楚喜遣其左丞劉特默齊

舊作採馬赤

來勝

軍獻馬且覘我軍勝受而送之京師趣帥師踰金山至

女直苦屯降納克楚之將慶國公和通

舊作觀童

于是納克

楚見大軍奄至度不敵丁未因鼐喇固請降勝使藍玉

輕騎往受之先是納克楚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

一曰養鷺莊一曰龍安一禿河畜牧蕃盛至是爲大軍
所逼遣使陽納欵而陰覘兵勢泊藍玉至一禿河納克
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盛納克楚大懼仰天
嘆曰天不復使我有此衆矣遂帥數百騎詣玉玉大喜
飲之酒歡甚因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玉亦持酒不
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傾地顧左右咄咄語謀遁去
鄭國公常茂時在坐其戲下有解蒙古語者以告茂茂
直前搏之納克楚驚起就馬茂拔刀斫其臂一時納克
楚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被
傷遂驚潰都督耿忠恐事敗亟擁納克楚見勝勝曲加

拊慰復遣降將和通往諭其眾始定凡降士卒四萬餘

羊馬駝驢輜重亘百餘里納克楚既降勝遣耿忠與同

寢食遣使奏捷京師竝奏劾常茂激變狀茂勝之壻也

由是勝茂二人俱得罪亥異本紀書馮勝出師事皆在六月庚子癸卯丁未皆六月干

支也紀事本末系出師于六月而所書庚午辛未則五月干支證之勝傳五月出師六月至金山本紀据其至

金山及陳鏞失道之月日書之是月以御史李原名試禮部尙書時

原名方奉使平緬歸言思倫發懷詐窺伺宜嚴邊備又

言靖江王以大理印行令旨非法爲遠人所輕語皆稱

旨遂超擢拜之旣而思倫發果叛上以原名預悉邊情

自是多咨以遠方之事 閏月庚申馮勝等班師還次

金山都督濮英殿軍遇伏死之初納克楚之降也餘衆
驚潰者皆竄匿洎聞大軍還以其降衆俱行乃設伏于
塗俟大軍過竄取之未發英帥三千人在後猝爲所乘
衝突不能出馬路遂見執潰者思挾英爲質英絕食不
言乘間引佩刀剖腹死事聞贈金山侯謚忠襄 秋七
月丁酉納克楚所部守將王失八刺禿等來降 壬寅
太白及三辰俱晝見 是月封何眞東莞伯予世襲踰
年眞卒 禮部請立武學用武舉仍依前代故事建武
成王廟上曰立武學用武舉是歧文武而二之適以輕
天下也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以太公之

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後世之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于一藝之陋哉至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

攷異據明史禮志系之二十一年蓋以太公從祀歷代帝王廟牽連竝記耳其實罷武成之祀在前一年紀事本末及典彙均系之是年七月春明夢餘錄同今據之

論曰祀太公始于唐元宗天寶間至肅宗上元元年追封武成王竝配以十哲同於孔子據通攷所記蓋奸臣盧杞之等欲藉以躋其先人入配享之列而宋元因之不廢明太祖毅然罷之一代變禮之善者此其最也

八月有言馮勝在軍所獲良馬皆匿不報使聞者行酒于納克楚之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失降附心又失濮英三千騎上聞遣使戒諭之會勝械常茂至京師茂亦于上前訐勝過上曰勝亦不得無罪癸酉收勝大將軍印召還命藍玉攝軍事九月戊寅納

克楚至京師封海西侯竝授龜喇固千戶馮勝還師

城大甯請置都衛從之癸未置大甯都指揮使司又置大甯中左右及會州等衛踰年改爲北平行都司丁酉安置鄭國公常茂于龍州上以故元帝孫特古斯

舊作脫古思

特穆爾終爲邊患丁未詔卽軍中授藍玉爲征

鹵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爲左右副將軍
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爲左右叅將帥兵十五萬征之恪
興祖子也 冬十月戊申封都督僉事朱壽爲舳艫侯
張赫爲航海侯賞督運功也連年北征壽等專司漕運
以給軍食而赫以習海道前後往來遼東十二年凡督
十運勞勩備至上尤嘉之 是月命宋國公馮勝就第
中都奉朝請勝兩次坐法皆以功大不賞自此不復將
大兵 十一月己丑信國公湯和還改撰據本紀于是
月書還並叙其所
置五十九城之事蓋牽連並記耳證之紀事本末奉詔
在十九年請築城在是年二月至是還明年就第編年
之體宜和在浙東經理海防不避勞怨時置衛築城盡
分書之

發州縣錢及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民亦多擾有以民讞告者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有詭者齒吾劍踰年城成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浙東民四丁以上者戶取一丁戍之凡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而是時周德興經理閩中凡浙閩粵三省沿海之區聲援相應上方趣福建廣東各具戰艦期以九月會浙江捕倭而倭不至至是和還會中都新第亦成和于是歸計益決 甲午藍玉駐師薊州奏言元丞相哈刺章鼐爾布哈舊作乃爾不花遁入和林請進兵勦捕許之十二月壬申振濟南東昌東平饑民凡六萬三千八百

餘戶又遣刑部尙書唐鐸運鈔百餘萬錠振登萊饑

明史本紀但書振登萊饑三編據實錄增入濟南東昌東平三府今據之

是歲命國子生

武淳等分行天下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

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爲冊

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黃冊之制以戶爲主詳

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爲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

土田爲主諸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于是

以魚鱗冊爲經凡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爲緯凡賦役之

法定焉其有質賣田土者備書其稅糧科則官爲籍記

之于是始無產去稅存之患 詔推廣折色之例時楊

靖爲戶部侍郎上命靖會計天下倉儲存糧二年外竝

收折色惟北方諸布政司需糧餉邊仍輸粟如故三編

書于十四年定賦役冊目中竝連記二十年定區事明史食貨志亦系之二十年又楊靖爲戶部侍郎定折色例据食貨志亦在是年今竝系之是年之末戶部上言天下稅課視舊有

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爲定額上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許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巳麓川蠻思倫發入寇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寨西平侯沐英遣都督甯正擊走之斬首千五百餘級辛卯大祀南郊甲午振青州饑時青州旱蝗有司匿不以聞有使者歸奏之上亟遣人往振

竝逮治其官吏 是月以凌漢爲右都御史漢原武人
以秀才舉獻烏鵲論授官歷任御史巡按陝西疏所部
疾困數事上善之召其子賜衣鈔漢鞫獄平允及還京
有德漢者邀置酒欲厚贈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
也上聞嘉嘆故擢拜之 二月丙寅有星出東壁占曰
文士効用上大喜以爲將策進士之兆也 是月上以
大明夜明已從祀南郊罷朝日夕月之祭又更定享先
農儀注不設配位 是科會試聘金華蘇伯衡爲典試
官伯衡爲古文有聲元末貢于鄉上爲吳王置禮賢館
伯衡與焉洪武初被薦召見擢翰林編修力辭乞省觀

歸十年學士宋濂致仕上問誰可代者濂對曰伯衡臣
鄉人學博行修文詞蔚瞻有法上卽徵之入見復以疾
辭賜衣鈔還至是聘主會試試竣復辭歸尋爲處州教
授坐表箋誤下吏死 三月乙亥朔賜任亨泰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始命立石題名于太學復定制一甲第
一人授修撰二三編修著爲令 丙戌振東昌饑 甲
辰西平侯沐英討思倫發大敗之倫發欲報摩沙勒之
役帥衆號三十萬寇定邊新附諸蠻皆爲盡力英聞報
選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隔壘而陣蠻毆
百象被甲荷欄盾左右挾大竹爲筒筒置標槍銳甚英

分軍爲三置火礮勁弩成行遣都督馮誠將前軍甯正
將左指揮同知湯昭將右將戰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因乘風大呼礮弩竝發象皆反走蠻有梟將昔刺者
率衆殊死戰左軍小却英登高瞭望取佩刀命左右斬
帥首來須臾左軍遙見一人握刀馳下士卒大恐奮呼
突陣大軍乘之無不一以當百蠻衆大敗遂直擣其寨
斬首三萬餘級俘降萬餘人生獲象三十有七餘皆被
矢如蝟死渠帥中矢伏象背而死者相望思倫發遁去
諸蠻震懼自此麓川不復道梗矣捷聞上遣使諭英移
師逼景東屯田固壘以待大軍勿輕受其降也

國典是月思倫

發寇定邊蓋報正月之敗也本紀書寇馬龍甸于正月
甯正擊敗之故三月復寇定邊本紀系之甲辰是也三
編書沐英破思倫發于三月而記摩沙勒之敗則書先
是二字于目中與本紀合惟沐英傳系寇馬龍于是年
而定邊之役則云二十二年蓋因其明年請降
入貢牽連竝記耳今從本紀分系之正月三月
是月上御武英門召讀卷官陳宗順等賜食諭之曰今日觀
列子鄰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
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
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讒言
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
至正之心處己待人則自無偏信偏疑之私庶幾得好
惡之正矣因給紙筆令諸進士撰疑信論遣進士分

巡郡邑時廷議新進士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以久任御史一人與俱從之新進士之任巡按自此始

夏四月藍玉帥師出大甯至慶州偵知元君特古斯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進乙卯師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里不見敵欲引還定遠侯王弼曰吾輩提十餘萬衆深入沙漠無所得遽班師何以復命玉曰然弼請戒諸軍穴地而爨毋見烟火丙辰夜至捕魚兒海南偵知敵營尙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令弼爲前鋒疾馳薄其營敵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敵無所覺猝至大驚元太尉曼濟舊作蠻子倉卒拒戰我軍

擊敗之陣斬曼濟衆懼而降特古斯與其太子添保努

舊作天保奴

暨知院丞相等數十騎遁去獲其次子廸保努

舊作地保奴

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妃主等五十九人官屬

三千男女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捷聞上大悅遣使賚

勅勞玉比之衛青李靖云 中書庶吉士解縉以舉本

科進士授職侍上左右甚見愛重一日上在大庖西室

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是月

縉上封事萬言其畧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

民玩國初至今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

之人嘗聞陛下震怒勑根剪蔓誅其姦逆矣未聞褒一

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陛下嘗云世不絕賢又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今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或朝賞而暮僇或忽罪而忽赦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臣又見陛下好觀道德心經說苑韻府諸書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蕪蕪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隨其後上溯唐虞夏商周孔子下及關閩濂洛之書隨事類別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

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伎非人道之所爲痛懲法外之刑永革京城之役婦女非帷薄不修毋輕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順天應人皆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省之建綱不過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勲勞而御史糾彈大都承望風旨宜陛下之以爲虛文塞責也然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律所謂用之如泥沙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夫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

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使世家大族以身先之將見作新於變至于比戶可封不難矣至于鼎革之際民困未蘇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過昔年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欲拯民而革其弊莫若復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若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而有過者

里胥必陷于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
則又何取夫義夫節婦哉夫染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
之備此畏天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鈎距之巧此
治民之末也惟陛下垂鑒焉書奏上稱其才已又獻太
平十策上雖不及行頗嘉納之而縉恃才不檢嘗入兵
部索皂隸語謾尙書沈潛以聞上曰縉以冗散自恣邪
居數月詔改爲監察御史（按異解縉上書憲章錄及紀
事本末俱系之四月蓋縉以
是年三月成進士授庶吉士則正授官後也三編書其
七月授監察御史事證之縉傳則以索皂隸于兵部上
謂其以冗散自恣乃改御史明之進士以翰林爲重御
史則左遷也今仍据憲章錄並据本傳書改御史本末

論曰明之解縉其才有似于賈誼其得君有似于魏

徵然跡其生平殆裴行儉之所謂有文藝而無器識者歟大庖西室之奏太祖奇其才而迂其論謂其年少而語夸也然已刮目視之矣及聞其以謾語索兵部之皂隸何其器小而易盈也始以冗散之恣改授御史繼以同列之忌令隨父歸可謂知臣莫若君矣然而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則太祖方欲老其才以爲子孫之用而豈知知人之難僅得之于方孝孺而不免失之于解縉乎夫生慚先帝之知死負比鄰之約謂王良是直躁而已矣代人草疏而自暴其長奉詔方人而不免于汰語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縉以不謹持躬而卒以不密取禍是直淺而已矣躁也淺也四傑之所以不克令終而縉似之豈享爵祿之器哉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甲辰信國公湯和就第于中都率妻子陛辭上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定綵幣四十餘端夫人胡氏賜亦稱是竝降璽書褒諭諸功臣莫得比焉 初雲南既平以所屬烏撒烏蒙芒部改隸四川踰年又割東川隸焉乃并烏撒等三部爲四軍民府而東川最強至是遂叛上命沐英以便宜討之英奏言東川蠻見據烏山路作亂反狀已著惟

其地重關複嶺上下三百餘里人迹阻絕非以大兵臨之恐難得志上以爲然甲子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英與普定侯陳桓副之帥諸軍會討勅友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皆出于獠獠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相爭鬥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閣羅鳳亡居大理官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羣蠻聚衆據險設伏唐將不備墮其計中喪師二十萬皆將帥無謀故也今須預加防閑嚴爲之備 秋七月藍玉送廸保努及妃主等至京師命有司給供具賜之鈔幣既有言藍玉在軍私元主妃

事上怒玉無禮切責之妃慙思自殺迪保努由是出怨言上聞之曰朕嘗與諸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今迪保努乃若是豈可復居之內地戊寅詔安置迪保努于琉球 辛巳安慶侯仇成卒成有疾上遣人賜內

酒以書勞之未幾卒追封皖國公賜謚忠襄

明興憲章錄系之六

月辛丑按六月無辛丑辛丑乃七月之晦也檢明史功臣表七月辛巳從之 八月壬寅沐

英遣都督甯正從傅友德討東川時烏撒軍民府葉原常獻馬三百匹米四百石于征南將軍以資軍用且願收集土兵從征沐英等以聞從之復命景川侯曹震靖甯侯葉昇爲左右叅將分討東川 癸丑徙澤潞民無

業者墾河南北田賜鈔備農具復三年藍玉肅清沙漠又破元丞相哈刺章于和林獲人畜六萬丁卯師還大賚將士戊辰以北征功封孫恪爲全甯侯是月頒賜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又御製八諭訓飭遵守

九月丙戌秦晉燕周楚齊湘魯潭九王皆來朝癸巳越州蠻阿資叛阿資越州土官龍海子也沐英南征駐兵其地龍海先降遣子入朝詔以爲越州知州尋爲亂英討禽之徙之遼東至蓋州而卒阿資襲職益桀驁至是構羅雄州營長發東等作亂詔英會征南將軍傅友德討之是月覈天下衛所屯田歲得糧五百餘萬

石勅五軍都督府曰養兵而不病于農者莫如屯田今海宇甯謐邊竟無虞若使兵坐食于農農必受敝非長治久安之術惟督兵屯糧于各衛所庶幾古人寓兵于農之遺意昔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此策勲當時垂名後世爾都督府其申諭之 召見給事中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上以爲適符元士數詔改給事中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不久尋復時卓敬以本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敬瑞安人鯁直無所避當開創初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于太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

埶適庶不分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曰卿言是朕慮未及此益重之 冬十月丁未傅友德等捕獲叛蠻五千五百三十八人東川平 庚申高麗國王禡遣使來告請遜位于其子昌初上命戶部咨高麗以鐵嶺北東西之地舊屬開元者遼東統之鐵嶺之南舊屬高麗者其國統之宜各正疆域毋侵踰本年夏禡奏稱鐵嶺之地實其世守乞仍舊便上曰高麗舊以鴨綠江爲界今飾詞鐵嶺是詐也時禮部尙書李原名亦言遼東之文高和定四州皆故元版圖今鐵嶺已置衛不可許其年秋高麗有千戶陳景來降具言是年四月禡欲寇遼東

遣李成桂繕兵西京而令景屯艾州尋以糧不繼退師
王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遂叛還兵攻王城破之遂囚王
景懼禍及故來降是時上方遣遼東嚴守備且偵虛實
至是禍果以遜位請上曰前聞其王被囚此必成桂之
謀姑俟之以觀其變 十二月壬戌進封藍玉涼國公
上始欲封玉爲梁國以過改爲涼仍鐫其過于券 是
月安南黎季犛弑其主煒初安南陳叔明立三歲傳其
弟端端死弟煒代立國相黎季犛方竊柄因廢其主而
立叔明子曰焜主國事尋又弑煒方煒之立也以入寇
思明被上譴責頻年貢奄豎金銀象馬之屬愈謹又奉

詔饋滇南軍餉五千石于臨安是年上命使賫勅及幣
往賜煒煒遣使謝復進象上令禮部尙書李原名諭意
令仍循三年一貢例毋進犀象然是時煒已被弑仍假
其名入貢朝廷不知而納之越數年其事始覺是歲
定每歲郊祀祔祭歷代帝王于大祀殿仍以歲八月中
旬擇日遣官祭于本廟其春祭停之又令尙書李原名
考定歷代名臣從祀奏擬風后力牧等三十六人上命
去趙普安童阿朮而增祀陳平馮異潘美穆呼哩即木華黎
譯見前紀餘皆報可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曰宗人府設令一

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竝以親王領之尋以秦王棧
爲宗人令晉王桐燕王棣爲左右宗正周王橚楚王楨
爲左右宗人 丁亥大祀南郊 傅友德等討阿資道
經平夷以其山險惡宜駐兵屯守遂徙其山民往居卑
午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守之置堡其地已而阿資帥
衆寇普安友德擊敗之斬其營長乙未復進兵蹙之阿
資屯普安倚壁爲寨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
數生禽一千三百餘人獲馬畜甚衆阿資遁還越州遣
甯正等追擊又敗之斬其黨五十餘人阿資懼始以踰
月請降初阿資之叛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地

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至是窮蹙歸命英乃請置越州龍馬二衛扼其險要分兵追捕悉平之英又以陸涼西南要地請置陸涼衛指揮使司報可 二月己未命涼國公藍玉練兵四川修城池 壬戌禁武臣預民事初上置軍衛以武臣統領所部兵馬除軍民詞訟事重者許會問外其餘不得干預時有廣西都指揮耿良造譙樓令有司起發科斂民丁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斂民財上聞之詔申明禁例凡在外都司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之衛衛達指揮司司達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許之其物料竝自官給毋得擅取于民民間詞訟

雖事涉軍務者均歸有司申理毋得干預竝著爲令
湖廣安福所千戶夏得忠誘結九溪洞蠻爲寇詔靖甯
侯葉昇會東川侯胡海等討之癸亥昇等師至九溪潛
兵出賊後掩擊遂禽德忠斬之奏置九溪永定二衛
是月進楊靖爲戶部尙書沈潛爲兵部尙書秦達爲工
部尙書潛先試兵部侍郎嚴戢武臣劾諸軍衛不法者
凡一切訓飭事宜皆奏請承旨行之時干戈甫息將士
暴橫至是始斂潛之力也達爲工部侍郎時營繕事部
中缺尙書凡興作事皆達領之定工匠更番力役之制
量地遠近爲班次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驗免其家

徭役著爲令上念達勞勩詔有司復其家至是竝擢拜
尙書 三月庚午詔傅友德帥諸將分屯四川湖廣防
西南蠻也 夏四月己亥徙江南民田淮南賜鈔備農
具復三年 癸丑命魏國公徐允恭開國公常昇等練
兵湖廣允恭達之子輝祖也後以避太孫諱始更之昇
遇春次子也常茂旣得罪又無子上念遇春功乃以茂
弟昇襲改封開國 甲寅詔徙元降王于耽羅 是月
上諭戶部九江黃州漢陽武昌岳州諸郡多貧民其遣
人運鈔往振之又賜山東流民居京師者鈔振萊州充
州饑又振常德長沙辰州靖州衡州永州寶慶郴州德

安沔陽安陸襄陽貧民凡鈔二百六十四萬餘錠戶部

請造小鈔自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從之遣御史

按山東官匿災者御史許珪巡按河南言自開封永城

至彰德旱請減夏稅左都御史詹徽以其希旨要譽請

罪之上曰御史能卹民隱達下情何罪耶卽命振貸蠲

其稅按黑明史本紀但記是月遣御史按山東官匿災不奏者三編摺實錄增入賜鈔事今摺書之

五月辛卯置泰甯朶顏福餘三衛于烏梁海舊作兀三良哈

衛者元烏梁海氏所居之地以地繫姓也其地在黑龍

江南漁陽塞北爲漢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故地元時

爲大甯路迤北境上元都旣滅元故遼王惠甯王及朶

顏元帥相率請內附已數爲韃靼所抄乃卽其地置三

衛以故元歸附阿爾察錫喇

舊作阿扎失里

爲泰甯衛指揮使

塔木特穆爾

舊作塔賓帖木兒

爲指揮同知哈克三納達齊

舊作

海撒男

爲福餘衛指揮同知托羅海徹爾

舊作脫魯忽察兒

爲

朶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互爲聲援獨朶顏地險而

強不久尋叛

是月僉都御史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普

安遇寇與其子琬皆死之

秋七月元伊遜岱爾

舊作也速

兒弒其主特古斯特穆爾初藍玉北征特古斯遁去將

依丞相耀珠

舊作咬住

于和林行至圖喇河爲其下伊遜岱

爾所襲衆復散適耀珠來迎欲共依庫庫特穆爾

舊作渴渴

帖木兒三編質實云
非王保保又是一人大雪不得發伊遜兵卒至遂縊弑

之竝殺添保努于是故元臣訥克林舊作捏怯來等皆來降

詔置之全甯衛尋又令朶顏衛等招撫之降者益衆自

特古斯死後元祚不復振矣既興也速弑元主事諸書皆系之是年三編則系之

二十一年十月蓋因藍王出塞之役牽連竝記耳明本紀系之是年之末是也皇明通紀及典彙竝系之是年

七月下今從之 頴國公傅友德等自雲南班師還 八月乙

卯詔天下舉高年有德識時務者 是月刑部奏言比

年律條增損不一請編類頒行俾知遵守乃詔翰林院

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叅攷更定凡四百六十條皆

依類編次

論曰虞書言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後世笞杖之所昉也鞭之字從革則以皮爲之扑之名曰楚則以荆爲之說文有支而無扑其訓支曰小擊也是鞭重而扑輕古人之制刑寬于士民而嚴于官吏此可見矣後世之笞有似于扑杖有似于鞭而予觀太祖所列刑圖笞杖之大頭小頭皆有分數笞以臀受杖則兼有以腿受者而其用荆條則同具刑法志中言太祖行郊壇指道旁荆楚示太子曰古用此爲扑刑取能去風雖寒不傷也然則太祖所謂扑刑者蓋兼笞杖言之矣刑圖所列有笞杖而無鞭而其論笞杖曰毋以

筋膠諸物裝釘則用皮之有禁也然明之廷杖卽鞭之遺制而其爲毒豈但用皮而已明史刑法志言洪武六年工部尙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曰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罪後羣臣罔誤許以俸贖始此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尙書薛祥志誤斃杖下故上書者以大臣當誅不宜加辱爲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夫作法于涼其敝猶貪自古酷吏之不貪者幾希矣而明之厰衛淫刑以逞五毒加之亦以是爲于貨之左券而已然則謂爲太祖之作法不爲過也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丁巳西平侯沐英來朝上賜宴奉天殿資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五百定綵幣百疋親拊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

攷異此据明史本傳證之潛菴史稿在是月丁巳今從之

十一月丙寅命宣德侯

金鎮等練兵湖廣鎮朝興子也 己卯思倫發降倫發

兩受大剗乃遣把事招綱等來言往者逆謀皆由把事刀廝郎所爲乞貸死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上乃遣通政司經歷楊大用賫勅往諭令修臣禮悉償前日兵費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竝獻叛首刀廝郎等三十七人麓川遂平 是月沐英奏景東乃百夷

要衝蒙化亦邊遠梗化均宜置衛分兵駐守從之詔置

景東蒙化二衛以錦衣指揮僉事胡常等守之海州

同知陳襲福坐胡惟庸黨貶雲南襲福元御史大夫福

壽子也上念其忠臣之後命宥之越二年擢爲太僕少

卿國史三編系此事于是年十二月證之憲章錄則二

卿十五年三月事又證之潛菴史稿則二十五年三月

癸卯也蓋三編據其黨事之發牽連記之今十二月

甲辰周王橚棄其國來鳳陽上怒將徙之雲南尋止使

居京師命世子有燉理藩事遣定遠侯王弼等練兵

山西陝西河南是歲高麗權國事王昌奏請入朝上

不許未幾李成桂復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瑤國史本紀是

年之末書高麗廢其主禍又廢其主昌蓋牽連竝記耳其竇廢禍在去年也又書云安南黎季犛弑其主日焜此尤誤按安南列傳季犛弑日焜乃在建文元年且自季犛立日焜後連年窺邊故二十八年討龍州之役上諭日焜毋自疑此時安得有被弑之事且事隔十年亦非牽連記事之體其爲本紀之誤無疑今刪去

上以詹事爲東宮要職而官聯無統乃置詹事院欲得望重者居之諭吏部曰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兵部尙書唐鐸謹厚有德量可以爲詹事食尙書俸如故以鐸嘗請豫教故也鐸尋致仕而上眷遇不衰後復起用時又改欽天監令丞爲監正副